

青铜牛丛书

两河口

张道深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两河口

张道藩 著

LT000002771020



I247.5
4391



天津人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河口/张道深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 1

ISBN 7-5039-1941-8

I. 两…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787 号

两 河 口

张道深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三河市九州财鑫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5 字数 486,000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9-1941-8/I·833

定 价: 28.00 元



作者 张道深

人生无常，命运难卜。我却斗胆地将自己的人生历程分为四段：第一个二十年，读书为主，多为圣贤之书；第二个二十年，也是读书，读民众和自然写就的社会大书；第三个二十年，教书为业；第四个二十年，写书为乐。

且将这比之为人生四季。缘于春夏间的“读书”根基，加之大气转和，春风化雨，我的人生秋季算是过得从容称心——作中学校长多年，“桃李天下”之外，还完成了大专学业，结业于鲁迅文学院函授高级班，加入基层作协，获副教授职称；而且，居然自命以著书寄托业已面临的人生残冬。

纵观已逝及未了人生，几与书本相依为命；倘蒙命运眷顾，令我享尽人生冬景甚或赐我第五个二十年，我将仍以书为伴，但求颐养天年于西岭雪山之下。

2004/01

序 篇

两河口人都知道大雪塘下有个阴阳界。到过那里的人说：“不上阴阳界，枉到世上来。”

郭维幼时就向往阴阳界，决心长大后去那里看个够。他没想到，他十二岁那年就到了阴阳界。

郭维早听他姨父张一山讲过，阴阳界比峨眉山金顶还高，那里能看到金銮宝殿般的大雪塘，能看到姑娘山戴的尖顶银盔，能看到九龙池里九龙戏珠的豪光，能看到太阳跳出地平线时涨得通红的脸，能跟彩虹亲嘴，能浮游云海，能身缠七彩弧光，能跟岩壁对话……

但郭维什么也没看到，更谈不上领略些奇异风光。此时的界东浓云翻滚，天际仅残存些白亮片断；界西黑雾弥漫，狂风卷着冷雨抽打他的肌肤，掀卷他“飞花”的破烂长棉袄，差点揭飞他那多处暴线的毛线帽。时令是农历七月初旬，要是在两河口街上，他会跟小伙伴们光腚下河洗澡呢。

郭维感到刺骨的寒冷，心境却比这眼前的气候更为恶劣。他没有观赏奇幻风光的雅兴，也非为观山玩水而来；他是随父母到深山野岭来逃难的——“逃难”一说出自他父母和父亲的兄弟伙之

口,那些听说解放军来就弃家上山的邻居们也是这么说的。他早感到这世道多灾多难,但这“难”未必就能逃脱,也不是非逃不可。他尤其觉得他跟他母亲、奶奶以及一些兄弟伙们没必要亡命地逃,因为他们没有死罪。他倒以为深感大难临头的是他父亲跟父亲的少数贴心兄弟伙。因为父亲原有好多边棚好多枪,跟解放军作过死对。而今父亲身边只有几个人几条长短枪跟一挺机枪了;他揪心地为这“逃难”的一群人担忧,自然不太情愿地想到了死路。

听大人们说,人在由生到死的路上,要经过一道关口,这关口也叫阴阳界。恶人过了界后就下地狱上刀山下油锅受罪,好人过界后极少受刑,有的还免刑在阴间做官,也有的阳寿未终从阴阳界“还阳”回到人间的。郭维想到自己才十二岁,理当跟妈妈跟奶奶跟济贫一道走下阴阳界,“还阳”人间,因为他们都不是恶人,还应该活好长好长的“阳寿”。郭维在逃难中常思念他最亲近最崇敬的人,这给他“还阳”注入了希望,添了生机。他思念周维叔叔、登高叔叔。周维给他爹当过师爷,偷跑了;登高也被他爹撵跑了。听说两人都在共产党那边做事,帮解放军打国军。他们会来搭救他么?他思念最殷切的是他的姨父张一山。一山姨父给他讲过许多十分好听的故事,讲登高叔叔智勇非凡的故事,讲黄龙山造反的故事,讲恶人宰割好人、好人宰割恶人、恶人宰割恶人的故事,就是不爱讲他自己和郭维的爹、妈及爷爷的故事,听人说这些人的故事更精彩。郭维此刻不再思虑探究其原因,只求“还阳”后再听一山姨父讲那些讲不完的故事。他自然也想念他的外公,外公教他读了八年私学,他渴望能继续读书,读官学,升大学以至出国留洋。

小郭维恨不能插翅飞下阴阳界。

阴阳界位于邛崃山脉绵延横亘的四川盆地西部边沿。阴阳界以西的庙基岭海拔五千余米,终年积雪,故又名大雪塘,每当大好

晴天旭日东升之时，雪塘皑皑，白雪跟朝霞斗光，其金碧辉煌的壮观远景，蜀中可观赏之处颇多。当年诗圣杜甫结庐蜀都西郊，曾为那四时不改的雪景心旌摇荡，对那雪塘下的美妙世界寄予无限的深情与向往；虽终未涉足其境，却留下“窗含西岭千秋雪”的佳句，供后人千古流传，为后辈称庙基岭为西岭雪山提供了绝妙佐证。

狭义而言，阴阳界系指大雪塘东侧山岭的某一山垭，大凡有人至此，对这里的天象地貌，都会有东西迥异、阴阳割分之感；广义而言，阴阳界南北走向，逶迤百里，属海拔三千余米的原始林带，正好做皑皑西岭的绿色屏障。屏障之西，林海无涯，草地广袤，险幻莫测中有无数天然湖泊点缀；屏障以东，危岩叠嶂间悬挂着无数的流泉飞瀑。

阴阳界东侧，大飞水瀑布由张家山西面的白雀山奔腾而下，自西往东直泻十里；高飞水瀑布由北往南，经郭家山蜿蜒曲折三十余里，在小飞水下二里许的崇山峻岭中汇合。两河汇合处有一小镇名曰“两河口”。

两河口离通都县城有百里之遥，是该县最偏僻的深山小镇。而两河口乡仅四千余人，所辖疆域却几乎占全县的一半。该乡山险坡陡，土地贫瘠，山民多以耕牧为业，却难于糊口养家，故而好些人家还兼做药农、猎户，方可拮据度日。两河口镇实为小得可怜的小乡场，街长仅二百余米，街房多为木结构瓦舍；街心由古拙石板铺就，到处高低不平，最窄处竟不足一丈。镇上十天赶三场，山民逢二、五、八场期用草碱、药材、兽皮等土特产换回油、盐、布等日用品。

对此穷乡僻野，家居该镇水巷子上手的那位没赶上科举取士的姜云程曾作过如此概括：险山恶水充斥，人无杰，地不灵；洪荒浪习弥漫，兽当道，匪横行。

对该地往古历史的这一写照，镇上也有持不同看法者。姜云程先生的外孙，十二岁的郭维对此说法，尤其是对前一句颇有异议，他以为“险山恶水”应改为“灵山秀水”，更不信“人无杰”的断言。然而，正当他十二岁时，他的“志为人杰”的想法幻灭了。随着山乡剿灭残匪的大告捷，郭维从一个赫然门阀中的骄子猝然沦为茫然无措的孤儿。小郭维的身世早已为乡人熟知，他沦为孤儿的境遇自然为众人关注。其中缘由，一则他是川西大匪首郭致斌的独子，二则他母亲姜维淑是位颇令乡人钦佩的贤淑女子，三则缘于郭维本人的聪慧和幸存于世的奇险经历。郭维未来命运如何？那将由时代的变革、历史的演进及其自身的造化而定。山民们乐意并早已言传的，则是郭维十二岁以前的经历以及跟他命运相关的故事。

目 录

序 篇	(1)
第一章 两河口镇	(1)
第二章 茶楼塾馆	(5)
第三章 “清水拜兄”	(16)
第四章 “浑水袍哥”	(32)
第五章 下苦路上	(43)
第六章 山乡才女	(67)
第七章 甲戌纪事	(75)
第八章 凶杀射手	(92)
第九章 姻亲大事	(108)
第十章 暗杀明杀	(133)

第十一章	进山之前	(178)
第十二章	谁家骨血	(199)
第十三章	夹金山下	(206)
第十四章	横山冤仇	(231)
第十五章	黄龙战火	(256)
第十六章	将赴西路	(285)
第十七章	山神沟畔	(318)
第十八章	三江立足	(346)
第十九章	蒙生顽童	(381)
第二十章	禁烟敬神	(391)
第二十一章	夫子诞辰	(421)
第二十二章	不速之客	(447)
第二十三章	不辞而别	(485)
第二十四章	南路折戟	(514)
第二十五章	邻舍反目	(531)
第二十六章	再活一世	(546)
第二十七章	何去何从	(566)
第二十八章	魂系阴阳	(582)
后 记		(615)

第一章

两河口镇

大飞水由张家山以西的白雀山岩洞喷涌而出，奔腾咆哮一百余丈直落谷底，与更远处泻来的五彩瀑、咆哮泉、梧桐沟、火石溪等水源汇合，向东跟水菜溪、冲口溪、小飞水携手同行，形成飞水河；在两河口镇下场口同高飞水为主源的小河子融为一体后，统称邛水，于崇山峻岭间朝东南蜿蜒奔流不息。

一般人说的“两河口”，实际上即指两河口小镇。

两河口小镇建造在飞水河南岸河沿连山石上。站在北岸南望，街房自西向东呈倾斜状：靠后，系挂于悬崖绝壁；靠前，紧邻峭石险滩。其奇险壮观，令人悬心，似觉其摇摇欲坠；使人惊叹，经千百年山洪洗礼竟能安然无恙！

小镇上下场口，各有一株三四人方能合围的大麻柳树，树高十余丈，树冠一半罩水，一半荫街。场中间背后一株挺拔的大皂角树，其高大程度跟大麻柳树相当。人们称这三株大树为两河口的水风树，亦说是“船”的三柱桅杆，有它们在，两河口这条船便不沉，永远航行于世。

小镇场中间有一水巷子，凭石级通向河边，供街民担水之用。水巷跟大飞水河对岸有桥楼子相连，小河子沿河以至三十里外的山民都凭此桥楼赶场来往。桥楼在中国大地，庶几如石拱桥那般普及，但这两河口的桥楼却建得格外古朴蹊跷。两排桥柱是斜撑的：几株数丈长的大杉木斜支于两岸连山巨石上，上撑桥底，顺河看去呈“八”字形。桥底由长条杉木并排，上铺杉木板，再于其上靠木工技巧穿榫建房，无须装修窗壁，只求房盖完好不漏，桥栏严密稳靠，以便桥命绵长，行人安全。桥底正中，固悬三尺余长“宝剑”，剑锋直指河心，用以警告“已成气候”的巨蟒水怪之类，在山洪暴发时，到此不可兴风作浪，只能擦着河底规矩东行，否则“斩龙剑”不饶。

小镇倚山一面有一古庙。庙门东向，门前有一灯杆，高过所有街房。庙的前殿较小，有送子娘娘、千手观音等小泥塑。正殿高大，可容四五百人，为全乡集会场所。殿中供奉三尊近两丈高的大神像，坐西面东，右为张飞，左为关羽。关公像前有关兴、周仓威然侍立两侧，上有“永称四乃”金匾。中间一尊并非刘备，却是二郎神杨戬之像。其缘由众说不一，一种说法是说修庙上大梁那天大川雍菩萨过山来出开口神，二郎神附身显灵，手执宝剑反手朝上一甩，那剑就端端正正钉牢在大梁正中，而今天晴时，那剑看得分明。当时雍菩萨就开口要在庙中立下金身。另一种说法是阴阳界一带不乏水族孽障，为防止它们在两河口兴风作浪，特请神通广大的二郎神前来镇邪降妖。

大庙正殿关公塑像前左侧是大庙侧门，侧门外上行经过几间铺子就是有名的“百忍茶社”。茶社也是联保主任张元廷的家宅，元廷家正好跟水巷上手的姜云程先生住家呈斜对门。元廷与云程年少同窗，后来一度是亲家门户。张元廷是两河口大名鼎鼎的一架人物，可惜好景不长。

从大庙正门灯杆往右，有巷道通向场后大皂角树。巷道下手，接连五间街房原是花水湾幸家的，而后为一保保长郑耀武和六保保长郭文轩买下，郑家住上手两间，郭家住下手三间。郑、郭两家的儿子曾经是两河口风云人物。

两河口下场口是台子坝。台子坝因有一幢古旧的戏台而得名。台口西向，左右有耳房，台后有住房及化妆室。台下前边敞着，后边有一间空房。戏台的用场不多，主要供神谕先生讲神谕或外来的戏班子唱大戏。台子坝的用场很广：清朝时的斩首，民国时的枪毙人，多在这里行刑；逢场天，这里是米市坝、猪市坝、羊市坝，还是跑滩匠卖打药的扯谎坝；这儿自然也是要猴戏、耍把戏的最佳场所。两河口乡水奇山险，辖域原始林带广阔，其鸿蒙幻象给人留下不少奥妙无穷的传说，就连这台子坝耍把戏的也给山民留下了传数十年的令人百思不解的谜。

民国初年，河南来了一帮耍把戏的，为首的是一位白胡子老大爷。他们表演蹬坛子，走钢丝，钢刀剖肚，炮打真人。一张黑帕蒙在桌上，呼叫啥便有啥。白胡子老者在帕下呼出一只红公鸡，右手捉住，左手朝天一指，公鸡便没了踪影。老者指着戏台右侧的字库，口中念念有词，字库半中腰的门孔里却飞出那红公鸡，飞到戏台顶歇着，歪了两下头，还朝观众“公公啊”地叫了两声。他们耍了半月把戏，台子坝天天挤满了人。一天上午，他们拟计并宣布耍了收场戏后将离开本镇。一小股土匪分几个人在离场八里外的老鹰岩埋伏着，准备洗刷他们半月的油水，另外留下几个借看收场戏监视河南人的行踪。收场戏的名称很怪，叫“钻牛屁股”。白胡子老者命人从台下空房中牵出一条大黄牛拴在台下的柱头上，指挥十多个同行担着行李或道具一个一个地走近牛屁股，随着指挥人的手的挥动，耍把戏的一个一个地倏然没了踪影。最后白胡子老者向众人拱手作谢：“承蒙贵码头及诸位关照抬举，我们河南教徒此

次前来贵地受益匪浅，特请诸位日后到敝地嵩山作客。今天收场，免却筹施小费，谨此略表谢意。”说毕也走向牛屁股，头朝牛尾一倾，也不见了。众人都看得呆了。几个土匪心想：这才稀奇！你几个钻进去了，看你们咋个钻出来？人们惊叹着、议论着，不愿离去，盯着那牛和牛屁股，心里都为表演者的功夫罩上厚重的神秘，也为这条牛和它的尾下功能深感蹊跷。河南人哪儿来的这条牛？这是哪家的牛？莫非他们就这样走了？正当人们惊诧万分、赏兴正浓之际，一位由外乡赶集归来的老汉问明缘由后说，他亲眼看见白胡子那帮人在老鹰岩下行八里的天宫庙茶铺里歇气喝茶，那白胡子大爷还跟他打过招呼呢。人们听罢，方知这场戏是那帮人的脱身之计，中计的自然是那小股土匪；追犹不及，追上了也未必斗过人家，只好作罢。再交代几句那条为众人关注的牛。一个猎奇心很强的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见那牛木然站着，似动未动，似物似塑，心想：你这牛咋不跟河南人走呢？你这屁股咋这般稀奇！一边想一边用一根一丈多长的竹竿死劲戳那牛屁股，经他这一戳，牛却倏地不见了。人们看到的是一大片蜘蛛网，牵扯蒙挂在台柱、台口和台脚之间。

两河口好些人知晓这个故事，对这个故事讲得最传神的人是任冠仙。两河口十二岁的郭维早听别人讲过这个故事，他还听他外公说过，那个戳牛屁股的青年正是外公的一个私塾同学，名叫任冠仙，任冠仙更能把这个故事讲得活灵活现。

以上略微介绍的两河口镇的风貌，正是我们的主人公郭维十二岁以前生活过的环境，也正是主人公的祖辈、父辈及父老乡亲生灭灭、苍苍黄黄的重要所在。

第二章

茶楼塾馆

郭维的母亲姜维淑之父姜云程，是闻名两河口乡的饱学之士。地处穷山僻壤的两河口，历来文风淡薄，连秀才也没出过一个。民国年间，也从未办起过官学，仅个别阴阳先生在自己家里设立私学，教教停停，也难成气候。称姜云程是饱学之士，当然是比较而言的。他曾就读于搞阴阳的父亲姜老先生门下四年，其后又在邻乡邨源镇亲戚家附近的私塾里苦坐寒窗八载。按他的说法，倘若科举不废，他的文运绝非止于举人之下。姜云程家居水巷子上手傍河一面，有破房三进，每进两间。其妻魏氏利用铺面，以卖黄糕、粽子、米馍营生。

云程膝下无子，有两个女儿，大女维贤，小女维淑。姐妹长小六岁。维贤自幼不爱读书，却很勤劳，上两年私塾后便跟随母亲习练包粽、蒸糕等一类家务。

维淑四岁便在父亲教诲下识字读书，五岁开始习字，读背《三字经》、《百家姓》、《五字女儿经》及《增广》等浅显古书。维淑六岁时，值民国十三年，两河口联保主任张元廷延请姜云程在自己家下

办私塾专馆，以便培养小儿子成才。

张元廷的街房位于水巷下手倚山一面，斜对着水巷上手姜云程家门。张府有街房三进，每进六间，每进邻街都有一间大铺面。上手一间做两河口的乡府所在地，联保主任用以接待上面来人和处理日常事务，下手一间为主人家里开的饭店兼豌豆子油糕店；居中的铺面占用两间房屋，特别宽敞，是主人开设多年的茶馆。茶馆起名为“百忍茶社”，并于当门大匾下挂了小横匾招牌。茶社大门上方悬挂着黑漆金字匾额，上书“光前裕后”；茶社外阶沿至大门壁下设椅座式的木制土漆栏杆，坐栏转角处各有一柱高出栏体，柱顶有八面方体宝顶。张家街房本属全镇上乘，这种座式木栏的格局，既拓宽了茶社规模，也更显得高雅别致。茶馆内面街挂了幅醒目的赠联，联云：“正直为人不倚不乱，公平主政无克无偏。”茶馆后边是小天井，天井后是与茶铺相当大小的作为堂屋、客厅、饭堂的三位一体场所。天井上手几间耳房和楼上为客房，有时也住旅客；下手几间除厨房外，均供家人和帮工居住。联保主任张元廷的私塾专馆则设在“百忍茶社”临街的木板楼上。

张元廷的祖籍并不在两河口街上，街房为其祖父所购置。他的老家在张家山。张家山离街十里，是本乡张氏族人的发源地。张氏家族是本乡望族，姓张的人家虽散布全乡各地，但最集中的数张家山。张家山六七十房人家，旁姓极少，张氏宗祠也设在张家山张元廷家宅的左面。元廷是张氏家族当然的族长，缘于他的祖辈和自身的名望。在基本属于文化荒漠的山野之乡，元廷家可算是书香门第。元廷祖父张开创曾去应试武举，据说当时考官要考生自报姓名后戏言道：“开创开创，你怕是闯着来的！”元廷祖父一气之下便策马返乡，一心调治家业，不再苛求仕进。

元廷少时上过几年私塾，曾与姜云程同窗，因年纪稍小，文墨也不若云程高深。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已在

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他也常以“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的古训教育后嗣，启迪族人。他可算少年得志，二十岁出头便成了该乡袍哥首领、青年舵把子，比起作为全乡头号乡绅的祖辈和父辈已进了一步。及至未过而立之年便做了全乡最高行政长官联保主任，涉脚政界，这又更进了一步。他常自忖：吾族一代出个能人，近三、四代是实现了，可就是从没哪位族人在外获取过功名或官位，本乡也没有任何外姓人超脱这一先例。这一点跟外乡差远了，本县一些乡镇出过师、旅、团长乃至军长，邻乡郧源镇还出过翰林跟副军长呢。他不信乡里就不出人才。乡人把不出人才的原因归咎于地理——险山恶水，有啥宏气雅脉？他却把人才匮乏归因归于人文——匪患连年，文化根底薄弱。他年少时曾有过飞黄腾达之志，怎奈仅读了几年私塾，又缺乏背景傍杆，能走到名冠乡里的地步就已不错了。而今他寄希望于后人。他以为后人大有出息的条件在四个方面：一是要有根基，即前辈的资质、资产等门第环境，再是祖坟家宅须选好风水地脉，三是要积德，做好事，以应“善有善报”之说，四是为人父者必须送子读书，精心栽培。他以为至他这一代，前三点已具备，即以风水而论，元廷近几代祖坟宅地都请了外乡有名的风水先生测看而定。据好些风水先生说，两河口最好的地脉在张家山。张家山背靠亘亘嵯峨山，上承大雪塘、阴阳界、九龙池等奇山异水余脉，下有王爷岗横卧如屏，左右有山峦对峙，大小飞水相拥，又是坐北面南，实为绝妙好地。测地安葬元廷祖父于张宅后面的钟先生说过，此坟将发旺在坟主的第三四代，贵可在七品之上，富可于四海同游。元廷正是三代传人，但富贵都算不上，只属于不虑温饱、名望颇高的乡绅。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济忠智力平平，学业无就，但忠厚诚朴，随祖母住在老家，十二岁便帮着料理家务。幼子文娃聪慧可造，四五岁便能认、写一百多字，能背多首唐诗；父亲矢志培育，拟就先私学而后官学，决意走读书做官的路。